

明代論著叢刊
第三輯

安雅堂稿
(下)

明·陳子龍撰

偉文圖書公司印行

安雅堂稿卷之十三

華亭陳子龍臥

傳

姚司寇傳

姚司寇者諱士慎字仲含其先汴人也從宋南渡爲
潮人自國初居平湖更六世而贈水部怡善公徙
居華亭云怡善生北田北田生槐堂槐堂生贈太常
卿少津公卽公父也少津公出嗣貴州按察司僉事
龍津公生六子其仲爲公公幼而穎敏好學無間寒

暑年十五試於泐學使者李公目爲重器首拔之公
自此知名而一時名卿先進偉公丰度爭相結納矣
少津公家法嚴公生母崔淑人卒頗引壓嫡之義且
令應試而公哀籲學使者執義堅懇竟得終三年喪
癸卯登鄉薦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吏科給事中
遷戶科右給事中累疏乞休不允逕歸謫福建按察
司照磨俄遷行人司右司副無何遷尙寶司司丞再
遷光祿寺少卿 光宗卽位遷順天府府丞 熹宗
初奉使告東嶽祭唐堯及孔子墓卽遷通政使司左

通政引疾請告歸連丁贈公及包太淑人憂服闋會
今上踐祚起公大理寺少卿未幾遷南京太常寺卿
陛辭陳五事 俞旨褒美旋擢南京刑部右侍郎俄

晉本部尙書以積勞病發再疏乞骸 上諭公病狀

予致明年公卒於里訃聞

上命所司治葬

諭祭

二壇昭舊典也公爲人冲雅貞素無競於物若當官
而行勤職赴功慷慨奮厲知無不爲故所至有大名
當給事中也 神祖久不御朝章奏多留中公累上
疏力諫會江南大水特請賑貸因陳漕政便宜次第

施行在光祿時節浮費裁冗役不避怨謗凡夷使入貢者遇門外之燕及餽以繒綵類多殊嗜曄曉不循禮公先命舌人低昂其上下而爲之約束迄終事無敢出謾語者順天尹及丞治長安中卽欲執法勛戚中貴人多出力撓之自公爲政私謁不行有張趙三王之風當今上之初逆奄已伏誅而植黨遍中外所誣構青澗惠少司馬壽春方侍御尙在繫而購陽羨毛給諫者未已植公佐廷尉疏請白之三君子之直節益昭明於天下自公發之也旣繇秋官侍郎晉

正卿久於其職公嚴於執法寬於原情凡諸司上讞
多獲平反每當秋月諭囚法所不宥者爲之泫然至
中夜徬皇不能寐其仁愛若此公之事親也和而整
其友于也恭而睦其與人交也重然輕財賄而終
身無德色華亭賦役甲天下民苦於踐更至困乏者
累累也公心憫焉歲分其租以贍里人至其歿也猶
遺命上堞所司捐田千畝以助役邑民德之公承贈
公之訓治家嚴毅閨門之內肅若朝典臧獲凜凜動
遵禮法雖門第鼎盛無貴游之習焉公少時嘗夢登

天門覽秘籙自識其籍凡所升沉進退甚著白及身
所歷者類不爽說者以爲貴徵而亦公所以知命不
懼也公奏議剴切條暢有畀治道尤好詞賦凡若干
卷藏於家子世曙以公蔭入太學能文章彬彬稱世
其家

陳生曰予自甲戌得謁司寇於京師見其人溫恭
有恪若不以才著者然按其爲諫官數與人主爭
是非鄒翔九卿咸著聲寔此豈優游養虛譽循致大
位者歟神祖之季海內治平久士大夫不樂親文

法躬吏事而公勤蹇之誠孜孜無怠詩所稱不懈於位者是也公位尊重貴矣而人顧惜以未盡其用假令公得上壽以佐天子而當馳騫於今世豈爲不裕哉

吉水令夢鶴陸公傳

陸公運昌者初名鳴勲已改今名方生時母夢翔鶴舞於中庭而公以降故爲字夢鶴杭州人也父曰岱嶽公母曰沈太孺人陸氏旣世爲江左著姓而岱嶽公以儒術顯馳聲當時公生而早慧哲而豐顧眇朗

如也四歲通論語孝經解大義所誦書過目不忘十歲從經師諸生咸課制義以公幼不問而公則潛有所作緘之師恐其好弄也發篋窺之大驚謝去曰我不能爲若師矣十四補博士弟子岱嶽公則遊京師入太學數年不歸而公獨事太孺人挾兩弟食貧益奮厲於學試輒高等守令皆敬禮之而公足跡不至公府不可得而見也戊午舉於鄉屬岱嶽公以病罷其業以歸父子相見懽甚病尋愈又數年始卒公哀痛過禮水漿不入口者五日旣祥而禪援琴不成聲

也公旣數上春官不第而名 高海內賢豪長者介
請造謁以得交於公爲幸而公爲人溫良愛物恂恂
善誘無疾言遽色見者人人自以爲得幸陸先生雖
修飭之士退而莫不自憎其鄙吝蓋公之冲夷醇至
天性然也甲戌始舉進士拜永豐令永豐地境塉又
新被兵逋賦以十萬計公詣闕上書其畧曰豐陽瘠
邑耳歲數不登且中寇歿者相枕籍積逋可按者十
萬今臣之官當疾徵之耶抑縱之耶縱之則無以佐
軍興按籍而誅慢令臣罪無赦疾徵之民不堪命挺

而走險非誅臣無以塞黔首望罪亦無赦臣旦夕死
等耳何忍困此一方民惟 陛下幸哀憐之書奏

天子嘉其意下大農議蠲復焉豐之錢穀掌自戶曹
掾徭賦之入者識記惟意所高下民爭賂之頑者以
中格免而良者或反受笞以去有司旣乏心計又餌
於羨緡不復會計而賦益不清公初下車卽除羨金
不以錙銖自潤選邑三老之有行者司出納而藏其
籍於臥內手自稽閱吏終日抱牘無所與已又糾其
不法者數人置重典而稍選他曹吏愿謹有計慮者

補之繇是尸曹法清無得鬼薪以上罪者豐之俗好
誣告殺人爰書未具輒率惡少年支黨先毀其家公
嚴爲厲禁有犯必罰奸民無所利訟爲衰止邑多大
盜爲賊曹所獲每株連汚染良民側足而盜黨卒不
可得公得盜必立分置幽室中親訊擇姓名相符者
收捕之餘不問民無枉濫而盜賊相戒不入境矣又
以餘日修治學較禮賢士廣生徒建倉庾積五種都
試講武習民擊刺各有調理每爲百城冠大抵公之
爲政平易近民務在力行而已不求赫赫聲而亦時

有所搏擊終不縱舍故使民畏而易親愛而不敢狎
久之以治行最遷吉水令去之日吏民扶車輶不得
行相隨至界戟手罵吉水人汝柰何奪我賢君築祠
於學宮之側祀公每月朔會祠下拜吉之田壤上賦
中壤下賦上或有無田而輸賦者其垂柰莫知所自
始邑民周正淑請於 朝願履畝丈之事下所司公
念民難靜而易動今丈田非得公正精敏之人不可
行恐未見利而民先用擾則召正淑糾畫形便審度
利害并集文學弟子齋夫司里雜議其所繇廢及所

以興之狀往覆辯難以十數民辭窮又爭言不丈便
公曰凡前言當丈與今言不當丈者皆非知治體者
也于是核民實無田有賦或賦浮於田者皆上其數
取河壩棄地非民業者代其賦其賦不及田者寧失
輕以加惠之具方畧上奏制曰可民咸樂業邑多山
他境盜囊橐其中探丸砍文武吏時竊發行旅患之
公擇機警少年託爲遊間布耳目發起主名區處時
擒劇盜諸少年公皆推誠待之如有負公罰亦必行
故咸輸寫心腹僵仆不避自他人爲之不能用也有

陳求者衣求盜衣過劉棟棟作食勞苦之求醉墮其懷中牒露棟名棟大恐走憩歸命公召求問曰間聞陳棟者盜魁汝頗踪跡否求言實聞然未識其人也公曰彼曾具釀一壺豚一蹄卿過飽之醒忘之耶且懷中紙何爲者求氣索不能對立抵罪人以爲撻伏如神楚饒虔廣寇大起攻宜春去吉僅百里公以城卑薄而女牆高不利守乃捐金改築中程凡一月而樓櫓畢具賊亦不至諸王孫多不法通輕俠有徐堯者爲王家舍人子匿亾命恣姦利公收案致法諸王

孫爲請無不至公持宗正條諭之令惟知守高皇
帝法耳宗人咸懾伏不敢與有司政矣公已任滿臺
使者交章薦旦夕且入爲侍從以毋憂去官自謂不
及視含殮毀甚杖不能起漸至尪瘠而是年杭大饑
公強起佐其郡大夫立法賑救所活不可計卜葬沈
太孺人日月有時矣力疾走金陵乞某公銘幽之文
反自南徐疾作暴卒公蓋歿孝者也公孝友忠敬雅
量壯節慨然以名教爲已任而名位不稱是歲婁東
張翰林溥亦卒於家公之石交也士論同惜之所著

有大易吳學三十卷玄圃集二十卷學製膚言五卷
兩江治譜十五卷子六人圻庠生培庚辰進士圻垣
圻圻圻培能文章最知名

陳子曰陸公學術湛博操履忠正居平以汲引天下
賢士爲念庶幾乎實大且篤公輔之器也使得嚮用
端慤剛毅之士連茹而進矣惜乎年命不永僅以吏
迹顯然跡其治行豈在朱邑召信臣下哉公負人倫
鑒予爲童子時公見予文於給事中李公坐嘆賞過
實此亦公千慮之一失矣故予交陸氏父子如孔融